

在过度完美中丢失,在帮助他人中找回

□杭州闻涛中学 吴 敌

曾经,作为“逐浪班”班长的她,是班里公认的“逐浪少年”,丝毫不需教师操心。未曾想到,原来那些看起来那么优秀的“好学生”,同样需要教师的护航。

那天深夜,我正准备休息,突然接到一个电话:“喂?”

迟疑几秒后,电话那头冷不丁抛出一句话:“老师,你能告诉我,活着是为什么吗?”

突然间,我乱了阵脚。因为,电话那头的声音,分明是我们“逐浪班”的班长小慧——组织能力一流,学业成绩优秀,人际关系和谐,上学期刚被评为“逐浪少年”。

她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?与小慧妈妈通电话后,这不是开玩笑,而是一次积压已久的情绪与心理防线的决堤。

她在自述中反复重申——“活着好像没什么意思”,我感受到她的无助与迷茫,即刻竭尽所能安抚她的情绪,保证她当下的安全,并开始思考如何帮助她找回失落的价值感。

了解和研究学生是育人工作的前提。为了走进小慧的内心,我开始多方调查,了解小慧的过去。与小慧妈妈通电话后,我了解到,小慧父母长期分居两地,小慧跟着妈妈生活。

小慧妈妈是典型的虎妈,坚信“慈母多败儿”,为了女儿将来能够出人头地,从小就以严苛的标准要求小慧。但凡小慧表现失当,便严加批评,甚至采用棍棒教育。

缺席的父爱与高压的母爱,使得小慧渐渐成长为一个偏激的完美主义者。一旦出现闪失,就会否定自己,甚至有自伤倾向。

而作为教师的我,没有敏感地捕捉到小慧的异常情况,直至接到她的电话才知情。这让我自责不已。

“老师,这不关你的事。她不想活就让她去死好了。”小慧妈妈说完这句话便挂了电话。电话这头的我,沉默良久。

那个周末,我专门买了小慧爱吃的水果,上门家访。谁知,小慧妈妈以工作忙为由,三言两语便结束了这场谈话。

但我深知,这“冷漠”的背后是千倍万倍的在乎、纠结,是那份“优生家长”的要强与尊严。

回来后,我给小慧妈妈发了一条留言,最后特地附上一句:“小慧妈妈,你一个人带孩子,真不容易。如果我是你,我可能会比你更无助。”

没想到,当晚她就回了电话,一改先前的敷衍,打开了话匣子,她的委屈、不甘、痛心滔滔不绝,当然,还有她对小慧深沉的爱。

得到小慧妈妈的接纳,我激动不已。接下去的几周,我们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式沟通。我建议她,通过陪伴、谈心、鼓励,用赏识的眼光去看待小慧;并劝服小慧爸爸参与到孩子珍贵的成长过程中来,让小慧感受到来自家庭的安全感,在成长路上不再孤单、敏感和彷徨。

“心灵周记”是我与班级学生沟通的固定方式。每周,在批阅小慧的周记时,我都会有意地与她交流生命思考。周记中,我们探讨《哆基朴的天空》中那句箴言——“你被创造出来,就一定有用”,也交换各自的烦恼与解决方法。

在我安排的一次“偶然”契机中,敏感而脆弱的小慧与心理教

师结识,成为好朋友。自此,我常常看见小慧在课余饭后奔向心理辅导室。在教师的引导下,小慧开始寻求校外专业力量的帮助。

任课教师团队为小慧打造“私人定制”的教育。教师们与小慧谈天说地,课上、课后有意无意地传达对小慧的关切,于无痕中引领小慧的精神成长。

一段时间后,小慧竟主动参加竞选成为班级的心理委员。为胜任这一职位,小慧以身作则,用自己的力量去影响同学。在与同伴的沟通与互助中,小慧汲取着来自集体的能量。我感觉到,正能量悄然回到了小慧身上。

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。在社会化过程中寻觅价值感,应当是小学生的假期主题。

我带着小慧等一众学生走进社区,参与社区组织的疫情防控、垃圾分类等各类公益活动。

当身边的环境因为小慧而变得越来越美好,当陌生人向小慧道来一句又一句“谢谢”,并投以肯定与赞许的目光时,小慧终于意识到:原来,看似渺小而微弱的自己,照样可以成为一束光,去照亮周遭的世界。

自我实现的最好方式,是让人因为自己而变得更幸福。

一次次真诚的对话中,虚无感被逐渐消解;一次次切身实践中,自我否定和她道再见,小慧的情况好转起来。终于,在意义重大的初三阶段,小慧重拾生活的信心,投入备战中考的征程。

“逐浪少年”又开始乘风破浪,踏浪而行。

●点评:

心理学家阿德勒有言:“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追求价值感与归属感。”案例中的小慧品学兼优,看似足够令人放心,却价值感低下、归属感丧失。成功的教育能够助力学生在未来社会中拥有价值感与归属感。这一案例启发我们,这类学生往往因为其表面的优秀而被成人忽视其内心需求,从而陷入自我否定的漩涡,导致其情绪崩溃,怀疑生命存在的意义。因此,教师必须用敏锐的目光去捕捉每一个学生的变化,挖掘每一个学生行为背后的价值需求。而且,要帮助类似小慧的学生走出困境,仅靠教师一方是远远不够的,必须调动和协调各方力量。共同守护每一个学生的成长,让他们认识到生命的意义,顺利度过成长危机,是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。

(点评者: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)



小兔你好

两年前,金华市宾虹小学一群四年级学生在学习《大青树下的小学》这篇课文后,给校长余艳双写了一封信,希望能在校园中养小动物。这两年,在师生们的努力下,校园有了七彩农场、缤纷果园、百草药圃、清清溪流……“再不圆这个梦,孩子们就该毕业了。”今年暑假,余艳双买来了5只兔子;开学第二周,又买来6只小鸭子。每个班级选出两名“小饲养员”,负责小动物们的生活起居,一日三次定时添食加水、清理笼舍,并做好喂养记录。余艳双表示,未来会让更多小动物入校,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。

(本报通讯员 尉俊傑 摄)

尝试理解学生的“强辩”

□温州市洞头区实验小学 董芳蕾

今天,班主任不在,通过微信交代我这个副班主任,大课间要让学生练一遍课间操。

“比赛的时候要录像的。”“没问题。”我微笑着用语音回复她。

很快,我就笑不出来了。课间操的音乐响起后,前排的男生小陈明显在“划水”。

大家把手臂平伸,他最多45度;大家把手举过头顶击掌,他的手最高也刚过耳朵。总之,动作没有做到位,态度也是很随意。

做完操,我总结:“刚刚大多数同学做得挺好的,但是有个别同学手臂没有伸直,手掌也没有伸平。我们给这些同学一个改正的机会,好不好?”大家都说好,然后我用手机开启录像模式,开始第二遍课间操训练。

全班学生大多都做得比第一

遍更卖力,因此动作看上去也更整齐,唯独小陈还在“划水”。

我夸奖了全班学生,然后问小陈:“小陈,你今天人不舒服吗?”他看着我: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手都没有伸直。”他不高兴地说:“我手伸直了。”然后撇起嘴生闷气。

“口说无凭,那 we 来看一下视频吧,看看董老师说的是不是真的。”

他很有信心地说:“好。”

我在电脑上打开视频,一播放大家就笑了,小陈的动作实在是格格不入,甚至看上去还有些滑稽。

小陈一开始还愤愤不平地盯着视频看,没看几眼,就低下头掉眼泪。

我赶紧想弥补一下,就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解释道:“老师没有故意针对你,就是你不相信,我才想让你看一下的。”

他抬起头,脸上挂着眼泪,用变声期的沙哑声音吼我:“你就是

针对我。”

这不是冤枉我吗?我也有点不高兴了。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,我就让大家先解散休息,打算把情况反馈给班主任就不管了。

走出教室门口两三步,我深呼吸一口气,又折回去。

我是美术教师,任教的班级数多,批评学生后如果没有及时安抚,自己这边转头就忘了,学生可要记一辈子的。所以,我要求自己,事情如果不能当堂解决,至少也要当天解决。

小陈还趴在桌上,我走到旁边,拍拍他的肩膀,说:“你出来一下。”

我带他来到僻静处,他一直不看,一副很抵抗的样子。

我对他说:“我并不是针对你,任何一个学生不认真做,动作做不到位,我都会提醒他。”

小陈大声说:“可是我认真做了。”

我沉默了一下,恍然大悟:“哦,我以为你是故意不认真做的,原来你是不知道规范的动作怎么做。”



□杭州市文澜实验学校 程思鸣

我从没有告诉别人,上小学时做过的一个梦。

即将升入小学四年级的我,知道要迎来新的班主任时,晚上做了一个美梦: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姐姐温柔地牵我的手,轻轻地问我叫什么名字。

开学那天,当新班主任张老师穿着一条白裙子,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,我甚至还不知道“缘”这个字怎么写,却立刻相信这冥冥中的力量。

小学四年级前的我,长着平平无奇的小脸蛋,顶着平平无奇的蘑菇头,眼睛有点小,只能装下周围一两个朋友;但也没有那么小,脑袋放空的时候能在一望无际的白日梦里驰骋。

由于嘴巴笨不爱说话,我经常被安排做调皮鬼的同桌。对教师来说,我就像一阵不留痕迹的风,不会在脑海中停留。

可是只有张老师,当我上大学后重新联络上她时,她马上反应道:“我怎么会不记得? 你是我们班的小才女啊。”

“小才女”的名号就是她赠予我的。

小学时代,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身上有值得开发的才华。一切的转变在那个雨天。

已经放学了,我和一个同学没带伞,在教室里等雨停。实在无聊,我就瞎编歌曲唱着玩,把同学给逗乐了。

这时张老师回到教室,这个同学就拉着我的手,一定要让张老师听我唱:“张老师,你快听听,特别好玩。”

天知道我刚才瞎唱的是什么,张老师的眼神落在我的身上。

我的心顿时紧了起来,脑子飞速转了起来,一段新的旋律和歌词绕着弯地从嘴里哼出来。

我用余光小心打量张老师的神情,她本来是微笑的,听到我唱时“扑哧”笑出声,眼角眉梢都洋溢着惊喜和愉悦。

我的心一下子放松下来,不知哪来的勇气大声地唱出来,整个教室都被我的歌声填满了。

“你可真有才啊。”我记得张老师的声音轻柔地,一下子就钻到我的心里去了。

我脸涨得通红,因为嘴巴笨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只看着张老师在笑,我也跟着笑。笑得外面的风雨都在转圈舞蹈,笑得每一方空气里都跑进阳光,整间教室突然就变得明亮起来。

“周三班会课,你能给大家演个小品吗?”恍惚间,我听到张老师的声音。我记得自己的头轻轻点了一下,就一下。

这一下,我就自编自导自演了两年的小品,创作了每周班会课上最受欢迎的节目,从默默无闻的小透明变成大家的开心果,收获了很多新朋友。

六年级那年,在学校“六一”联欢会上,张老师拉着我的手向其他教师介绍:“她呀,是我们班的小才女。”

人和人的相遇,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缘。张老师发掘我身上的可能性,给予我鼓励,为我提供展现自我的舞台,让我收获自信和友谊。我深深认识到,每个看上去平平无奇,甚至行为习惯令人头疼不已的学生,身上都有一处宝藏。而我们班主任就像寻宝人,要拥有火眼金睛,借助蛛丝马迹努力去发现它。

我的梦从白色裙裾飞到三尺讲台。如今,当我站在讲台上,认真看着底下一张张各有特色也同样稚嫩的小脸时,就用心地记住他们。

我希望多年以后,某一天他们突然遇见我,我也能笑着打招呼:“哦,是你呀。”

聚焦解决而不是聚焦问题

□潮州市南浔实验小学 李青青

新学期,我接手了一个全新的班级。一到下课,没等我有喘口气、喝口水的工夫,办公桌前就热闹起来了。学生总是为了一点点小事纷争不断,更有甚者还会大打出手。

“他的作业本发到我头上了。”“他踩到我的手。”这类“民事纠纷”层出不穷,我则充当法官的角色分析“案情”。

可是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。两个学生到我这里,往往又开始新一轮的争辩。很多事情要弄清楚来龙去脉,课间十分钟根本不够,我只能作一简单处理,让该道歉的学生道歉,然后催他们上课去。

开主题班会课时,我常苦口婆心地劝诫学生:做人要宽容,不能斤斤计较,同学之间要好好相处。但学生们收敛几天后,便又陷入之前的恶性循环。

同事们纷纷做起我的智囊团,认为班级的凝聚力还不够,得先引导学生学会自我解决,五年级的学生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些小事。

思索再三,我决定从那个经常来办公室的学生开始。这次我不再充当法官,而是在一旁做一名聆听者和引导者。

“怎么发生的?”

“上课的时候,我不小心碰到她的手,她就打我了。”学生A怒目圆睁,一脸愤怒。

“我好好地在做着笔记,你害我写不了字。”学生B也不甘示弱。

“你没有给我道歉的时间,就打我了。”学生A很委屈。

“你们觉得该如何解决呢?”

两个学生沉默了一会儿,学生B开口了:“我要向他道歉,我不该打他。我不知道他想跟我道歉。”

见此,学生A也说:“我也要道歉,虽然不小心,但是影响她学习了。”

“好的,那你们相互道歉吧。还需要老师帮你们什么吗?”

“没了。”

两个学生相互道歉之后,急忙回教室去了。

经过此次谈话,我开始引导学生聚焦解决而不再聚焦问题,学会依靠自身的能力和能利用的资源去解决问题,实在有必要时可以向教师求助。

当你板着一张脸想要去教训一个学生的时候,他早已全身戒备。倒不如送上一句关切:“需要帮忙吗?”这能直抵问题的解决和他内心的深处。

回到教室,我举行了“聚是一团火,散是满天星”主题班会,隆重地让学生全体起立,和自己附近的同学面对面,握握手,互道一声:“你好,请多关照,还请多指教……”

此刻,年轻的我也站在讲台上,向学生拱手致意:“多多关照,多多指教,共同进步。”